

与一座城市恋爱

□淮安 海尔

1983年的夏天,15岁的我跟着父母举家南迁到淮安,那时候还叫淮阴地区。先从边疆小城海拉尔坐火车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市,再转火车到天津,从天津买票坐火车到徐州,而后从徐州坐长途汽车才能到淮阴的清江市,一路几天几夜地辗转、颠簸。

我家住在大运河畔的江苏省农垦局运输处的家属院,那会儿经常坐在河堤上看来往的船只。再后来,和同学、朋友一起骑着自行车,去十几公里外的淮安驸马巷,瞻仰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居,游玩镇淮楼、萧湖公园,还有城南公园、清晏园等等,也吃过淮安茶馓、蟹黄汤包。

真正认识淮安,是在上高中时。那段时间时常泡图书馆,看课外读物。于是知道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,知道了这座城市与水的渊源,也知道了洪泽湖、白马湖、骆马湖,还知道了“四水”——淮河、

废黄河、大运河、里运河。四水穿城而过,水润淮安、水“懂”淮安,正如诗人赵恺所说——淮安是“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”。

1990年,我考上淮阴师范学院美术系,大学三年背着画夹带着外地的同学,几乎跑遍全市各个角落,桃花岛、洪泽湖古堰大堤、白马湖、金湖、清江闸、杨庄闸、泗阳闸等地方都留下了我们写生的足迹。在学习中也了解到淮安在明清时期就成为漕运指挥、河道治理、漕船制造、漕粮转运、淮北盐集散“五大中心”,确立了“运河之都”的历史地位。而作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,淮安四季分明风调雨顺,无大灾大难,民风相当淳朴。

恋上淮安,正逢“下海潮”我在外地做生意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,我在华北办工厂,做皮革与床上用品生意,一个人在外地,时常想念家乡淮安和亲人。难忘1998年的春节,为了赶一批外贸订单,我待在

大同的厂里过节,大年三十晚上和家人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,挂了“大哥大”时已泪流满面。

爱上淮安,是在新世纪回到淮安,转行当了一名记者,那时的淮阴市已经正式更名为淮安市。我以记者的眼光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成长:从老城到开发区再到生态新城;从过去几条柏油马路到现在的八纵八横;从单一的交通工具有到有轨电车、飞机、高铁;从拥挤的街道到高架横空;从原来的两个区发展到现在的四个区;城市面积在扩大,城镇化率在提高……

淮安与大运河相伴共生走过了2500余年,作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,水是淮安的灵动符号。如果有一天,你随意登上淮安几大湖中的一个小岛,过一天渔民的生活,与渔民一起撒网捕鱼,放笼捉虾,采摘菱角、鸡头,听一听渔家歌,看一看渔家舞,吃一顿热腾腾的渔家饭菜……那将是最惬意的享受。

走进烧饼店

□南京 单文溪

南京的寒风饱蘸了湿气,没有呼啸声,也谈不上强劲,却能一下子渗透到人的骨头里。想要找寻一点温暖暂歇片刻,我不经意地走进路边的一家烧饼店,坐了下来。

雾气氤氲,模糊了人声与视线。现实与记忆瞬间悄然重叠。

像是回到了故乡邯郸。同样是冬天,我们和姑姑一家一起到爷爷家“扫房”——北方的重要迎春仪式。窗外,北风打着口哨肆无忌惮地旋起漫天雪花,像是要撕碎整个天空。室内,爸爸姑父作为“壮劳力”搬挪家具,妈妈姑姑当起“女佣工”擦窗洗地,爷爷奶奶则在一旁指手画脚,十足的“监工”范儿。我和表哥表姐最为开心,在屋子的各个角落里发掘“宝藏”——玻璃球、硬币抑或是各种布满灰尘的小玩具。一家子边干活边聊天。手不闲着,嘴也不闲着。时而爆发出的笑声,甚至能盖过炉火的温度。

干完活,我们通常会到爷爷家街边拐角那家烧饼店聚餐。那是家标准的“老字号”,比这家店大,但没有这么干净。记忆里,无论新铺

了几条沥青路,挺拔而起了几栋高楼,它总是冒着热腾腾的炊烟,挂着那块木质的黑色牌匾,一碗一筷一如从前,像是镌刻在大地的印记,抑或是相对静止却又独一无二的方桌旁,点上五盘炒菜,大人喝酒一口闷,小孩儿喝果汁也学他们。主食自然是招牌烧饼,外加免费分量供应的清粥。金黄的香味溢满整个屋子,欢笑声和烟火气在不经意间暖着每个人的心,让人脚踏实地,真真切切地感受到,啊,这就是我生活的、我爱的故乡。

六年前的秋天,我随着父母从风萧萧的邯郸迁到雨蒙蒙的南京。自那时起,梦里常有黄土地,醒来月下桂花香。

“您的烧饼来啦,请慢用。”一声吆喝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是的,我已是一个生活在南方的北方人。轻咬一口金黄的酥皮,我仍觉南京的甜烧饼太薄、太脆、太精致。

民国学者刘申叔说:“大抵北方之地,土厚水深,民生其间,多尚实际。南方之地,水势浩洋,民

生其间,多尚虚无。”北方厚实的烧饼大约与历史上的战乱频繁有关,食物只是为了果腹而不至于饿死。相反南方则是富饶的鱼米之乡,人们在生存的基础上开始思考怎样活得更幸福,有意义,富饶无忧的生活也带给当地人温柔的性格和丰富的创造力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正如邯郸人说话时声音洪亮,发音饱满。而南京方言轻声细语,总能温柔地传情达意。

“南方落雨的时候,北方总在落雪,雪落在赭黄色的北方,落在长安马嵬坡,黄河风陵渡,燕山雪花大如席,胡天八月即飞雪,在北方风雪中,秦腔如狼烟般冲天而起,喊叫出生命的大悲怆与大孤独。”时间川流不息,变化日新月异。雨雪交加,南北相融之际,许许多多如我一般的人迷恋大漠孤烟和小桥流水,为豪情与温柔所倾倒。

走出烧饼店,我仍回味着口中的丝丝香甜。两种风格的美食都已成了最爱。风似乎不那么冷了,我的身上暖烘烘的,像有记忆中模糊的感觉,又带着不一样的欢欣。

红泥小火炉

□北京 耿艳菊

冬天是凛冽的,早起上班推开楼道门,寒气扑过来,一个干冷的世界。即使那寒冷站着不动,再犹豫,最后也要急匆匆跳进去的。抱臂走在路上,也算是有了拥抱,自己给自己的温暖。

路两旁的银杏树,干枝丫在冻得发愣的空气里僵着,不能碰,一碰就要摔倒似的。其实是苍劲的,它们蕴藏着春天的勃发,夏天的蓊郁,秋天的金黄,福气好的话,还会越过千年,像一首首古诗词在岁月的长河里发光发热。如白居易的诗文,每到冬天都会想起,宛若感到冷时就要暖一般自然。

一首中学时课本上的《卖炭翁》,终南山中,伐薪烧炭的卖炭翁“满面尘灰烟火色,两鬓苍苍十指黑”,活得艰难辛苦,而他的形象在后人心中是亲切的,也怜悯,也感激。

另一首就是很多人喜欢的《问

刘十九》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火炉暖暖,新酒暖暖,和知己品画聊诗,畅谈人生快事。这是古时文人很平常的雅事。如今这样的闲情逸致是小资而奢侈的,寻常人内心固然存有这份诗意,而要紧的却是眼前切切实实的生活。

情怀奢侈,小火炉倒是稀松平常。没有暖气空调的年代,冬日里,小门小户的人家总要在屋里生起一个小炉子,烧水、做饭、烤手,暖胃、暖身,亦暖心。

不过,在过去的乡村,小火炉也算是奢侈的。乡下人守着几亩薄田,一所庭院,家家户户都是地锅做饭,柴火来之于庄稼秆,扫来的落叶,捡的树枝,是不舍得花钱买煤球买炉子的。然而,家里的孩子一旦去镇上读了中学,成了走读生,还没入冬,父母就会考虑着买炉子买煤球的事儿了。那时,下了

晚自习,回到家差不多要九点了,饥肠辘辘,直奔厨房,小火炉上搁着锅,锅里是父母留的热热的饭菜。这一刻的惬意幸福抵消了一路奔回家的黑暗和寒冷。

记忆中的小火炉还与一碗热热的米线有关。我是在县城复读的那年冬天。下午放学后,我喜欢去门口卖米线的小摊子,两个小火炉,几张桌子。卖米线的阿姨爱笑,学生过来吃米线,她都会把一个炉子上的锅端下来,热情地邀你暖暖手。不大一会儿,炉子旁就围满了一群学生,大家欢快地一起聊天说笑。卖米线的阿姨在另一个炉子旁笑眯眯地地下鸡汤米线,五毛钱一碗,汤随便加。

我一直记得炉火边挤挤攘攘烤火的情景,那个旧旧的红铁皮小火炉子,一群纯真的年轻的笑脸。我并不认识旁边一起烤火的人,但在炉火的暖里,却并不孤寂。

落叶不扫

□泰州 王太生

树叶与古旧的建筑,在风乍起,飒飒纷落,或黄叶漫舞时,是一道风景。

南京有座扫叶楼,在清凉山上,明末清初诗人龚贤故居,接近闹市。说来奇怪,多年前我曾踏访江南古意,独对这座楼,没有多少印象。想想也是,那时年少,扫满地落叶是一个人中年以后的事。

叶子落自一棵柿树,或一棵梧桐,捡一枚,摊在掌心,阳光和风的痕迹,留在上面,若隐若现。扫落叶,是一定要扫出飒飒声的。从树上打着旋儿,悠悠飘下,扫一片,又落一片,旋扫旋生,永远也扫不清。不扫也罢,撂下笤帚,坐在屋檐下,喝茶或者聊天。

落叶要不要扫?在这个城市里,每个人都表达对一枚叶子的不同态度。

朋友陈老二说,落叶有着这个城市最本真的枯荣质地和温暖情感,树上落下一片金黄的梧桐叶,真爽!不要扫,我这儿喜欢树叶砸到脑袋上的感觉。陈老二的老婆却不这么认为。她觉得,叶子有什么好看的?在乡下老家,每年到了秋天,银杏树都要掉叶子,叶子掉在地上,到处都是,脏兮兮的。

搞摄影的高先生整天背着包,捧个相机,走走停停,时不时对着一棵古树,咔嚓咔嚓拍。高先生说,落叶多美呀,地面有叶片,三三两两,窸窣而行,感觉就不一样。

我也这么认为,落叶不要扫。在风中,一个诗人和一个挑着担子

沿街叫卖的小贩,踩着落叶,大自然回馈给他们的都是天籁之音。这时候,市井和诗是同一种意境。

满地落叶多好啊,一下子带来那么多的内心丰盈。每一片飞旋落叶,都应该有一个故事;无数片落叶,有无数的故事,大地上铺满了故事。到了中年,该整理故事、该扫落叶的年龄,去弯腰拾“叶”。

落叶不要扫,让它留在时光和生命的隧道里。

穿越隧道,到大山里,便是两个武林高手比试身手的绝佳地点。此时,山间落叶,做他们翻身跳跃腾挪打斗的道具,脚下生风,曳起漫天飞舞的黄叶,呈现风的形状,随气流升降,一忽儿是条直线,一忽儿是条弯线。飞舞起来时,纷纷扬扬,遮人视线,在青峰峡谷间,七上八落。

每一片叶子带有山林的气息,那种古典、旷远、高渺的,来自一棵,或几棵大树的清新气息。还有纹路,如一个人的掌纹,来自不同树的叶片,有不同的掌纹。

碧云天,黄叶地。有一次,在老城墙上,看到几个少年,在满是干爽树叶的路上奔跑,哗啦哗啦,脚下叶子被踩出窸窣脆响,这金黄色“地毯”,是无患子的落叶;也有法桐,冠大荫浓,黄绿相间的叶片婆娑在树梢,随风飒飒;银杏略显沧桑,黄澄澄的银杏叶飘落,铺满一地,斑斓成一幅画。

留下这苍凉之美啊,不要扫净秋天的落叶。

他从梦中来

□苏州 葛金法

风像一个玩着捉迷藏的孩子,从门缝里窜了进来。可能是跑得急了,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。我抬头看时,已没了风的影子。正要低下头去,从外面走进一个人。

一身中山装,脚下一双棉布鞋。瘦瘦的脸上淡淡的酒窝像两个小酒杯,盛满了微笑。我站起身,正要问他是谁。对面的男人先叫出了我的名字。

我打开脑海中的电脑,搜索了一遍又一遍,都是查无此人。我又仔细地看了看他,他瘦瘦高高的,额头深深的皱纹告诉了我他的年纪。仿佛哪里见过,又记不起来。

“我是你外公。”溢出的笑爬满了他的脸,眉头仿佛开了一朵花。

外公?我翻找着记忆。我在外婆小屋的墙上见过外公的样子,年轻又帅气。小时候我还问外婆墙上照片里的人是谁?外婆笑着告诉我是外公。当时,外婆还会多看两眼,眼神里像藏了什么。

我仔细地和记忆中的外公对比了一下,是有些像。但,外婆和母亲都告诉过我,外公早已去世了。正当我疑惑着呢,又有一个人走了进来,是外婆。只见她走到那位自称我外公的人身边,拉起他的手,抬头看着。眼神里再也藏不住的羡慕与温柔,像被按下了开光的灯,照亮了男人的脸。自称我外公

的人说话了:你外婆这辈子太辛苦了,我这次过来,是带她一起走的。我正要问他们怎么回事呢?他们笑着向我挥了挥手,转身便离开了,身影消失在门外的黑暗中。

我追着跑了出去,叫着外婆、外婆的名字。外面除了无尽的黑暗,都是无尽的寂静。

“外婆,外婆。”黑夜中,我被自己的叫声惊醒了。眼睛睁开时,我这才发现,原来是做了一场梦。因为是梦,我便没当回事。过了不久,有一天,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,她哭着告诉我,外婆不行了,让我回去看外婆最后一眼。

外婆终究没能与我见上一面。我来到她的床前时,她已经不能说话了,双眼紧闭着,微弱的呼吸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我唤着外婆,她仿佛没听到,又仿佛听到了。

泪水瞬间朦胧了我的眼,抬起头时,我正好看到了墙上遗像中的外公。那是外公年轻时的模样,每次外婆说起外公,总是一脸的幸福,所有拉扯四个孩子的辛苦全都不见了。

我擦了擦眼泪,又想起了那个梦。虽然是梦,但我相信,这是真实的梦。

风掀开了房间的窗帘,没了踪影。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笑着,紧追了出去。

青石街